紅樓夢/第05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五十四回　史太君破陳腐舊套　王熙鳳效戲彩斑衣

卻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簸籮的錢，聽見賈母說“賞”，他們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錢。只聽滿臺錢響，賈母大悅。

二人遂起身，小廝們忙將一把新暖銀壺捧在賈璉手內，隨了賈珍趨至里面。賈珍先至李嬸席上，躬身取下杯來，回身，賈璉忙斟了一盞，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，也斟了。二人忙起身笑說：“二位爺請坐著罷了，何必多禮。”于是除邢王二夫人，滿席都離了席，俱垂手旁侍。賈珍等至賈母榻前，因榻矮，二人便屈膝跪了。賈珍在先捧杯，賈璉在後捧壺。雖止二人奉酒，那賈環弟兄等，卻也是排班按序，一溜隨著他二人進來，見他二人跪下，也都一溜跪下。寶玉也忙跪下了。史湘雲悄推他笑道：“你這會又幫著跪下作什麼？有這樣，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？”寶玉悄笑道：“再等一會子再斟去。”說著，等他二人斟完起來，方起來。又與邢夫人王夫人斟過來。賈珍笑道：“妹妹們怎麼樣呢？”賈母等都說：“你們去罷，他們倒便宜些。”說了，賈珍等方退出。

當下天未二鼓，戲演的是《八義》中《觀燈》八出。正在熱鬧之際，寶玉因下席往外走。賈母因說：“你往那里去！外頭爆竹利害，仔細天上掉下火紙來燒了。”寶玉回說：“不往遠去，只出去就來。”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著。于是寶玉出來，只有麝月秋紋并幾個小丫頭隨著。賈母因說：“襲人怎麼不見？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，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。”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：“他媽前日沒了，因有熱孝，不便前頭來。”賈母聽了點頭，又笑道：“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。若是他還跟我，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里不成？皆因我們太寬了，有人使，不查這些，竟成了例了。”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：“今兒晚上他便沒孝，那園子里也須得他看著，燈燭花炮最是耽險的。這里一唱戲，園子里的人誰不偷來瞧瞧。他還細心，各處照看照看。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，各色都是齊全的。若他再來了，眾人又不經心，散了回去，舖蓋也是冷的，茶水也不齊備，

各色都不便宜，所以我叫他不用來，只看屋子。散了又齊備，我們這里也不耽心，又可以全他的禮，豈不三處有益。老祖宗要叫他，我叫他來就是了。”賈母聽了這話，忙說：“你這話很是，比我想的周到，快別叫他了。但只他媽幾時沒了，我怎麼不知道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，怎麼倒忘了。”賈母想了一想笑說：“想起來了。我的記性竟平常了。”眾人都笑說：“老太太那里記得這些事。”賈母因又歎道：“我想著，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，又伏侍了雲兒一場，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寶玉，虧他魔了這幾年。他又不是咱們家的根生土長的奴才，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。他媽沒了，我想著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，也就忘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，也就是了。”賈母聽說，點頭道：“這還罷了。正好鴛鴦的娘前兒也死了，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，我也沒叫他家去走走守孝，如今叫他兩個一處作伴兒去。”又命婆子將些果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個吃去。琥珀笑說：“還等這會子呢，他早就去了。”說著，大家又吃酒看戲。

且說寶玉一徑來至園中，眾婆子見他回房，便不跟去，只坐在園門里茶房里烤火，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鬥牌。寶玉至院中，雖是燈光燦爛，卻無人聲。麝月道：“他們都睡了不成？咱們悄悄的進去唬他們一跳。”于是大家躡足潛蹤的進了鏡壁一看，只見襲人和一人二人對面都歪在地炕上，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嬤嬤打盹。寶玉只當他兩個睡著了，纔要進去，忽聽鴛鴦歎了一聲，說道：“可知天下事難定。論理你單身在這里，父母在外頭，每年他們東去西來，沒個定准，想來你是不能送終的了，偏生今年就死在這里，你倒出去送了終。”襲人道：“正是。我也想不到能夠看父母回首。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，這倒也算養我一場，我也不敢妄想了。”寶玉聽了，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：“誰知他也來了。我這一進去，他又賭氣走了，不如咱們回去罷，讓他兩個清清靜靜的說一回。襲人正一個悶著，他幸而來的好。”說著，仍悄悄的出來。

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著撩衣，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，口內笑說：“蹲下再解小衣，仔細風吹了肚子。”後面兩個小丫頭子知是小解，忙先出去茶房預備去了。這里寶玉剛轉過來，只見兩個媳婦子迎面來了，問是誰，秋紋道：“寶玉在這里，你大呼小叫，仔細唬著罷。”那媳婦們忙笑道：“我們不知道，大節下來惹禍了。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。”說著，已到了跟前。麝月等問：“手里拿的是什麼？”媳婦們道：“是老太太賞金，花二位姑娘吃的。”秋紋笑道：“外頭唱的是《八義》，沒唱《混元盒》，那里又跑出’金花娘娘’來了。”寶玉笑命：“揭起來我瞧瞧。”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。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，寶玉看了兩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饌，點了一點頭，邁步就走。麝月二人忙胡亂擲了盒蓋，跟上來。寶玉笑道：“這兩個女人倒

和氣，會說話，他們天天乏了，倒說你們連日辛苦，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。”麝月道：“這好的也很好，那不知禮的也太不知禮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們是明白人，耽待他們是粗笨可怜的人就完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來至園門。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鬥牌，卻不住出來打探，見寶玉來了，也都跟上了。來至花廳後廊上，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小沐盆，一個搭著手巾，又拿著漱子壺在那里久等。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一試，說道：“你越大越粗心了，那里弄的這冷水。”小丫頭笑道：“姑娘瞧瞧這個天，我怕水冷，巴巴的倒的是滾水，這還冷了。”正說著，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。小丫頭便說：“好奶奶，過來給我倒上些。”那婆子道：“哥哥兒，這是老太太泡茶的，勸你走了舀去罷，那里就走大了腳。”秋紋道：“憑你是誰的，你不給？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。”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，忙提起壺來就倒。秋紋道：“夠了。你這麼大年紀也沒個見識，誰不知是老太太的水！要不著的人就敢要了。”婆子笑道：“我眼花了，沒認出這姑娘來。”寶玉洗了手，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倒了些漱子在他手內，寶玉漱了。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，漱了，跟進寶玉來。

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，也從李嬸薛姨媽斟起，二人也讓坐。賈母便說：“他小，讓他斟去，大家倒要乾過這杯。”說著，便自己乾了。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，讓他二人。薛李也只得乾了。賈母又命寶玉道：“連你姐姐妹妹一齊斟上，不許亂斟，都要叫他乾了。”寶玉聽說，答應著，一一按次斟了。至黛玉前，偏他不飲，拿起杯來，放在寶玉唇上邊，寶玉一氣飲乾。黛玉笑說：“多謝。”寶玉替他斟上一杯。鳳姐兒便笑道：“寶玉，別喝冷酒，仔細手顫，明兒寫不得字，拉不得弓。”寶玉忙道：“沒有吃冷酒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知道沒有，不過白囑咐你。”然後寶玉將里面斟完，只除賈蓉之妻是丫頭們斟的。复出至廊上，又與賈珍等斟了。坐了一回，方進來仍歸舊坐。

一時上湯後，又接獻元宵來。賈母便命將戲暫歇歇：“小孩子們可怜見的，也給他們些滾湯滾菜的吃了再唱。”又命將各色果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去。一時歇了戲，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兒進來，放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，將弦子琵琶遞過去。賈母便問李薛聽何書，他二人都回說：“不拘什麼都好。”賈母便問：“近來可有添些什麼新書？”那兩個女先兒回說道：“倒有一段新書，是殘唐五代的故事。”賈母問是何名，女先兒道：“叫做《鳳求鸞》。”賈母道：“這一個名字倒好，不知因什麼起的，先大概說說原故，若好再說。”女先兒道：“這書上乃說殘唐之時，有一位鄉紳，本是金陵人氏，名喚王忠，曾做過兩朝宰輔。如今告老還家，膝下只有一位公子，名喚王熙鳳。”眾人聽了，笑將起來。賈母笑道：“這重了我們鳳丫頭了。”媳婦忙上去推他，“這是二奶奶的名字，少混說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說，你說。”女先生忙

笑著站起來，說：“我們該死了，不知是奶奶的諱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怕什麼，你們只管說罷，重名重姓的多呢。”女先生又說道：“這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，那日遇見大雨，進到一個庄上避雨。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，姓李，與王老爺是世交，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里。這李鄉紳膝下無兒，只有一位千金小姐。這小姐芳名叫作雛鸞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”賈母忙道：“怪道叫作《鳳求鸞》。不用說，我猜著了，自然是這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。”女先兒笑道：“老祖宗原來聽過這一回書。”眾人都道：“老太太什麼沒聽過！便沒聽過，也猜著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，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，最沒趣兒。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坏，還說是佳人，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。開口都是書香門第，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，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。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，無所不曉，竟是個絕代佳人。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，不管是親是友，便想起終身大事來，父母也忘了，書禮也忘了，鬼不成鬼，賊不成賊，那一點兒是佳人？便是滿腹文章，做出這些事來，也算不得是佳人了。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賊，難道那王法就說他是才子，就不入賊情一案不成？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。再者，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，連夫人都知書識禮，便是告老還家，自然這樣大家人口不少，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，怎麼這些書上，凡有這樣的事，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鬟？你們白想想，那些人都是管什麼的，可是前言不答後語？”眾人聽了，都笑說：“老太太這一說，是謊都批出來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有個原故：編這樣書的，有一等妒人家富貴，或有求不遂心，所以編出來污穢人家。再一等，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，他也想一個佳人，所以編了出來取樂。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！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，如今眼下真的，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，也沒有這樣的事，別說是那些大家子。可知是謅掉了下巴的話。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，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。這幾年我老了，他們姊妹們住的遠，我偶然悶了，說幾句聽聽，他們一來，就忙歇了。”李薛二人都笑說：“這正是大家的規矩，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聽見。”

鳳姐兒走上來斟酒，笑道：“罷，罷，酒冷了，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掰謊。這一回就叫作《掰謊記》，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，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，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，是真是謊且不表，再整那觀燈看戲的人。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一杯酒看兩出戲之後，再從昨朝話言掰起如何？”他一面斟酒，一面笑說，未曾說完，眾人俱已笑倒。兩個女先生也笑個不住，都說：“奶奶好剛口。奶奶要一說書，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也沒了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你少興頭些，外頭有人，比不得往常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爺。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，從小兒一處淘氣了這麼大。這幾年因做了親，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。便不是從小兒的兄妹，便以伯叔論，那《二

十四孝》上‘斑衣戲彩’，他們不能來‘戲彩’引老祖宗笑一笑，我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了一笑，多吃了一點兒東西，大家喜歡，都該謝我纔是，難道反笑話我不成？”賈母笑道：“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，倒是虧他纔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，我再吃一鐘酒。”吃著酒，又命寶玉：“也敬你姐姐一杯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不用他敬，我討老祖宗的壽罷。”說著，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，將半杯剩酒吃了，將杯遞與丫鬟，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了一個上來。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，另將溫水浸著待換的杯斟了新酒上來，然後歸坐。

女先生回說：“老祖宗不聽這書，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。”賈母便說道：“你們兩個對一套《將軍令》罷。”二人聽說，忙和弦按調撥弄起來。賈母因問：“天有幾更了。”眾婆子忙回：“三更了。”賈母道：“怪道寒浸浸的起來。”早有眾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。王夫人起身笑說道：“老太太不如挪進暖閣里地炕上倒也罷了。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，我們陪著就是了。”賈母聽說，笑道：“既這樣說，不如大家都挪進去，豈不暖和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恐里間坐不下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我有道理。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，只用兩三張并起來，大家坐在一處擠著，又親香，又暖和。”眾人都道：“這纔有趣。”說著，便起了席。眾媳婦忙撤去殘席，里面直順并了三張大桌，另又添換了果饌擺好。賈母便說：“這都不要拘禮，只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。”說著便讓薛李正面上坐，自己西向坐了，叫寶琴，黛玉，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，向寶玉說：“你挨著你太太。”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玉，寶釵等姊妹在西邊，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著賈菌，尤氏李紈夾著賈蘭，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。賈母便說：“珍哥兒帶著你兄弟們去罷，我也就睡了。”

賈珍忙答應，又都進來。賈母道：“快去罷！不用進來，纔坐好了，又都起來。你快歇著，明日還有大事呢。”賈珍忙答應了，又笑說：“留下蓉兒斟酒纔是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正是忘了他。”賈珍答應了一個“是”，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。二人自是歡喜，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，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，不在話下。

這里賈母笑道：“我正想著雖然這些人取樂，竟沒一對雙全的，就忘了蓉兒。這可全了，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處，倒也團圓了。”因有媳婦回說開戲，賈母笑道：“我們娘兒們正說的興頭，又要吵起來。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，也罷，叫他們且歇歇，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，就在這臺上唱兩出給他們瞧瞧。”媳婦聽了，答應了出來，忙的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傳人，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。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出，只留下小孩子們。

一時，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個人，從游廊角門出來。婆子們抱著幾個軟包，因不及抬箱，估料著賈母愛聽的三五出戲的彩衣包了來。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，只垂手站著。賈母笑道：“大正月里，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。你等唱什麼？剛纔八出《八義》鬧得我頭疼，咱們清淡些好。你瞧瞧，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，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。這些姑娘都比咱們家姑娘見過好戲，聽過好曲子。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玩戲家的班子，雖是小孩子們，卻比大班還強。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，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。叫芳官唱一出《尋夢》，只提琴至管蕭合，笙笛一概不用。”文官笑道：“這也是的，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，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，再聽一個喉嚨罷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正是這話了。”李嬸薛姨媽喜的都笑道：“好個靈透孩子，他也跟著老太太打趣我們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，又不出去做買賣，所以竟不大合時。”說著又道：“叫葵官唱一出《惠明下書》，也不用抹臉。只用這兩出叫他們聽個疏异罷了。若省一點力，我可不依。”文官等聽了出來，忙去扮演上臺，先是《尋夢》，次是《下書》。眾人都鴉雀無聞，薛姨媽因笑道：“實在虧他，戲也看過幾百班，從沒見用簫管的。”賈母道：“也有，只是象方纔《西樓·楚江晴》一支，多有小生吹蕭和的。這大套的實在少，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。這算什麼出奇？”指湘雲道：“我象他這麼大的時節，他爺爺有一班小戲，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來，即如《西廂記》的《聽琴》，《玉簪記》的《琴挑》，《續琵琶》的《胡茄十八拍》，竟成了真的了，比這個更如何？”眾人都道：“這更難得了。”賈母便命個媳婦來，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一套《燈月圓》。媳婦領命而去。

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，鳳姐兒因見賈母十分高興，便笑道：“趁著女先兒們在這里，不如叫他們擊鼓，咱們傳梅，行一個‘春喜上眉梢’的令如何？”賈母笑道：“這是個好令，正對時對景。”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，與女先兒們擊著，席上取了一枝紅梅。賈母笑道：“若到誰手里住了，吃一杯，也要說個什麼纔好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依我說，誰象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。我們這不會的，豈不沒意思。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，不如誰輸了誰說個笑話罷。”眾人聽了，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，最是他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談。今兒如此說，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，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喜歡。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出去，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：“快來聽，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。”眾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。于是戲完樂罷。賈母命將些湯點果菜與文官等吃去，便命響鼓。那女先兒們皆是慣的，或緊或慢，或如殘漏之滴，或如迸豆之疾，或如驚馬之亂馳，或如疾電之光而忽暗。其鼓聲慢，傳梅亦慢，鼓聲疾，傳梅亦疾。恰恰至賈母手中，鼓聲忽住。大家呵呵一笑，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。眾人都笑道：“自然老太

太先喜了，我們纔托賴些喜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酒也罷了，只是這笑話倒有些個難說。”眾人都說：“老太太的比鳳姐兒的還好還多，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。”賈母笑道：“并沒什麼新鮮發笑的，少不得老臉皮子厚的說一個罷了。”因說道：“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，娶了十房媳婦。惟有第十個媳婦伶俐，心巧嘴乖，公婆最疼，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。這九個媳婦委屈，便商議說：‘咱們九個心里孝順，只是不象那小蹄子嘴巧，所以公公婆婆老了，只說他好，這委屈向誰訴去？’大媳婦有主意，便說道：‘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，和閻王爺說去，問他一問，叫我們托生人，為什麼單單的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，我們都是笨的。’眾人聽了都喜歡，說這主意不錯。第二日便都到閻王廟里來燒了香，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著了。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也不到。正著急，只見孫行者駕著筋斗雲來了，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，唬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。孫行者問原故，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。孫行者聽了，把腳一跺，歎了一口氣道：‘這原故幸虧遇見我，等著閻王來了，他也不得知道的。’九個人聽了，就求說：‘大圣發個慈悲，我們就好了。’孫行者笑道：‘這卻不難。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，可巧我到閻王那里去的，因為撒了泡尿在地下，你那小嬸子便吃了。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，有的是尿，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。’”說畢，大家都笑起來。鳳姐兒笑道：“好的，幸而我們都笨嘴笨腮的，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。”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：“咱們這里誰是吃過猴兒尿的，別裝沒事人兒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笑話兒不在好歹，只要對景就發笑。”說著又擊起鼓來。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，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，以咳嗽為記。須臾傳至兩遍，剛到了鳳姐兒手里，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，女先兒便住了。眾人齊笑道：“這可拿住他了。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，別太逗的人笑的腸子疼。”鳳姐兒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，合家賞燈吃酒，真真的熱鬧非常，祖婆婆，太婆婆，婆婆，媳婦，孫子媳婦，重孫子媳婦，親孫子，侄孫子，重孫子，灰孫子，滴滴搭搭的孫子，孫女兒，外孫女兒，姨表孫女兒，姑表孫女兒，……嗳喲喲，真好熱鬧！”眾人聽他說著，已經笑了，都說：“聽數貧嘴，又不知編派那一個呢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要招我，我可撕你的嘴。”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：“人家費力說，你們混，我就不說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說你說，底下怎麼樣？”鳳姐兒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，吃了一夜酒就散了。”眾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，別無他話，都怔怔的還等下話，只覺冰冷無味。史湘雲看了他半日。鳳姐兒笑道：“再說一個過正月半的。幾個人抬著個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，引了上萬的人跟著瞧去。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，便偷著拿香點著了。只聽‘噗哧’一聲，眾人哄然一笑都散了。這抬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捍的不結實，沒等放就散了。”湘雲道：“難道他本人沒聽見響？”鳳姐兒道：“這本人原是聾子。”眾人聽說，一回想，不覺一齊失聲都大笑起來。又想著先前那一個沒完的，問他：“先一個怎麼樣？也該說完。”鳳姐兒將桌子一拍，說

道：“好羅唆，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，年也完了，節也完了，我看著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，那里還知道底下的事了。”眾人聽說，复又笑將起來。鳳姐兒笑道：“外頭已經四更，依我說，老祖宗也乏了，咱們也該‘聾子放炮仗——散了’罷。”尤氏等用手帕子握著嘴，笑的前仰後合，指他說道：“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。”賈母笑道：“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吩咐道：“他提炮仗來，咱們也把煙火放了解解酒。”

賈蓉聽了，忙出去帶著小廝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，將煙火設吊齊備。這煙火皆系各處進貢之物，雖不甚大，卻极精巧，各色故事俱全，夾著各色花炮。林黛玉稟氣柔弱，不禁畢駁之聲，賈母便摟他在怀中。薛姨媽摟著湘雲。湘雲笑道：“我不怕。”寶釵等笑道：“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，還怕這個呢。”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怀內。鳳姐兒笑道：“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有我呢，我摟著你。也不怕臊，你這孩子又撒嬌了，聽見放炮仗，吃了蜜蜂兒屎的，今兒又輕逛起來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等散了，咱們園子里放去。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。”說話之間，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，又有許多的滿天星，九龍入雲，一聲雷，飛天十響之類的零碎小爆竹。放罷，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“蓮花落”，撒了滿臺錢，命那孩子們滿臺搶錢取樂。又上湯時，賈母說道：“夜長，覺的有些餓了。”鳳姐兒忙回說：“有預備的鴨子肉粥。”賈母道：“我吃些清淡的罷。”鳳姐兒忙道：“也有棗兒熬的粳米粥，預備太太們吃齋的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不是油膩膩的就是甜的。”鳳姐兒又忙道：“還有杏仁茶，只怕也甜。”賈母道：“倒是這個還罷了。”說著，又命人撤去殘席，外面另設上各种精致小菜。大家隨便隨意吃了些，用過漱口茶，方散。

十七日一早，又過寧府行禮，伺候掩了宗祠，收過影像，方回來。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。十八日便是賴大家，十九日便是寧府賴升家，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，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，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。這幾家，賈母也有去的，也有不去的，也有高興直待眾人散了方回的，也有興盡半日一時就來的。凡諸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，賈母一概怕拘束不會，自有邢夫人，王夫人，鳳姐兒三人料理。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，餘者亦皆不會，只說賈母留下解悶。所以倒是家下人家來請，賈母可以自便之處，方高興去逛逛。閒言不提，且說當下元宵已過——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